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WESTERN MASTERS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特

■ 汪民安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WESTERN MASTERS

Roland Barthes



罗兰·巴特

■ 汪民安著 ■ 湖南教育出版社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

**罗兰·巴特**

汪民安 著

责任编辑：罗佳鑫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0.25 字数：260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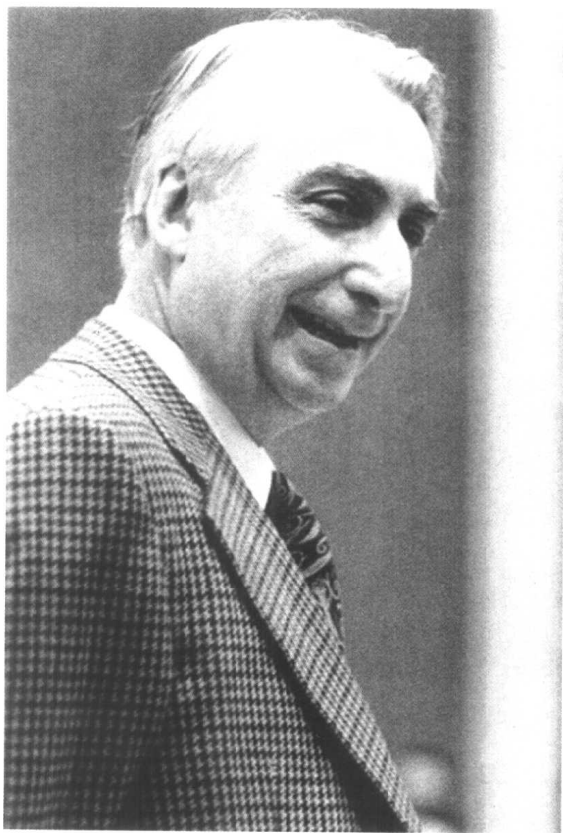
ISBN 7-5355-2993-3/G·2988

定价：15.8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西方思想家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 问 汝 信  
主 编 金惠敏  
副主编 李秋零 程志民 陈民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万俊人 邓晓芒 王逸舟  
刘文飞 刘清华 何光沪  
李鹏程 周国平 罗佳鑫  
赵一凡 赵敦华 洪汉鼎  
徐友渔 郭宏安 靳希平



罗兰·巴特

迻译、阐扬“西学”，并因而构筑对“中学”的另一视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如果把佛教、耶教的引入也考虑在内——可谓历史悠久，意义非常；而自鸦片战争以降，其于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文明的作用尤为举足轻重，关乎国运。

如今，中国与西方已不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单就中国这方面而言，“西方”早就内化作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有机体的一个部分。一个纯粹的文化“中国”概念，只能是自慰自欺的幻觉。因此，我们认为，研究西方同时即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特殊的省察和解剖。

我们不否认一个国家的思想是其国民的集体

创造，但少数思想巨子则当视为其思想创造力的最集中的表现。丛书选择性地研究个别的西方思想家，而实际上由此将导入对整体的西方思想的了解和批判。

我们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西方思想的受惠者。在新的千年里，我们期待着能够比我们的祖先更多地惠泽西方，贡献于世界。不过，眼下最迫切的应是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我们深信，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

是为序。

《西方思想家研究》

丛书编委会

1999年3月

---

**1 道 路/1**

---

- 1.1 身体旅途/1
- 1.2 写作旅途/15

---

**2 五十年代/26**

---

- 2.1 写作/零度写作/26
- 2.2 神话学/63

---

**3 结构地图/100**

---

- 3.1 符号学/100
- 3.2 文学科学/117



3.3 叙事学/143

---

4 结构乱了/169

- 4.1 作者之死/169
- 4.2 文本/185
- 4.3 符号帝国/195
- 4.4 《S/Z》:文本内证/213

---

5 欲望历险/237

- 5.1 躯体哲学/237
- 5.2 爱情戏剧/252
- 5.3 谁是罗兰·巴特/264

---

6 背 影/287

- 6.1 思想边缘/287
- 6.2 形式主义气质/295
- 6.3 遗产/310

---

主要参考书目/318

---

后 记/320

---

## 1.1 身体旅途

罗兰·巴特的一生，倘若限制在写作区域里的话，那肯定是传奇的一生。这方面，他永远是个推陈出新的大师，是个文本历险主义者，他上演了一幕幕写作戏剧，就此而言，他获得了不同凡响的号召力，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知识分子中的领衔人物之一，是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镜像。

然而，巴特的身体一生——如果强行地同他的写作一生，同他的思考一生区分开来的话——似乎缺乏一些戏剧性，然而同样地值得观赏。功成名就后，巴特常常遮掩他的过去，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故事充满劣迹。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谦逊，在

在他看来，沉湎于过去的细节，并将之公诸于世，那是些伟大人物的权利和责任，巴特显然无意将自己置入这些伟大人物的行列中，他仅仅是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个智士，他的过去也就是一个常人的过去。另一方面，据巴特自己宣称，他的确想不起他的过去，尤其是成人后的过去，他说，他的记忆贮藏室仅限于儿时和少年时代，他能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具体生活细节，但自从他开始写作后，他就无法辨认自己了，他没有一个自我形象了，如果有一个自我形象的话，也就限于一些照片——那里有真实的形象、年龄、时代，除此之外，他对自己一无所知。

然而，巴特到底写过一部真真假假的自传《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通过它来了解罗兰·巴特的具体生活细节。此书一开篇，罗兰·巴特就警告读者，将该书主人公最好视作一位小说（虚构）主人公，而不要对他盲信。不仅如此，这部无与伦比的著作完全避开了自传写作的种种教条，它根本就不像一部自传书。巴特尽量回避了一些叙事性的历史细节（尤其是成人生活细节），而将更多的笔墨倾注在主人公的习惯、趣味、内在世界和精神背景上，这不是一部个人历史故事回忆录，而是对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各个棱面进行耐心和饶有兴致的咀嚼、把玩。这部著作另一个不可信的地方是，巴特尽量地揶揄、嘲讽乃至贬低他此前的著作，很难说清巴特这样做的动机，但至少，我们不能将他的话视作肺腑之言，也就是说，《罗兰·巴特谈罗兰·巴特》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窥视他的历史。

巴特对自己的历史细节躲躲闪闪的态度，或许同他的最终哲学旨趣相关。他似乎总是在寻找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无疑是对“真实性”的一种根本动摇，后者正是同本质主义相关的东西，它早就背上了形而上学的恶名。巴特从没有明确地向这种真实性及其背后的本质主义宣战，他总是在躲避和防止它们的出场，巴特对自身历史的摇摆态度恰恰暴露了他对它们的警觉，显然，巴特反感确定性，正是这种哲学原则使巴特的态度暧昧和模糊起来。

但一些不屈不挠的访谈者和研究者最终还是挖出了巴特的一些历史线索。罗兰·巴特 1915 年 11 月 12 日生于瑟堡 (Cherbourg) 一个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路易斯·巴特第二年在一次海战中阵亡，巴特在巴永讷 (Bayonne) 度过了他的童年，在此，他和母亲、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并向他的“终生孤独”的姑母(一个钢琴教师)学钢琴，他“生活在一种音乐空气中”。生于新教家庭，<sup>①</sup>父亲早逝，同母亲相依为命，与音乐作伴，这可能奠定了巴特日后敏慧而阴柔的一面，他甚少写一些充满暴力的句子，<sup>②</sup>相反，他的优雅、温和贯穿着他的所有文本中(甚至在和皮卡尔的论战中，他也显得彬彬有礼，从容不迫)，这种柔和风格，虽不能说成是阴性的，但无疑也不

---

① 巴特后来提到，在儿时，他对新教非常熟悉，新教对他颇具吸引力，成人之后，他远离了新教，但他和新教徒仍有一种感情上的联系。

② 在一次关于暴力的访谈中，巴特认为宗教无法解决暴力问题，但至少有帮助解决暴力的意图，见：Roland Barthes: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terviews 1962 ~ 1982*, Hill and Wang, 1985, p. 307.

是充分阳性的，而且，巴特在群星灿烂的法国知识分子圈中，是对女性最具魅力的一位，克里斯蒂娃、苏珊·桑塔格、安内特·拉伏尔(Annette Lavers)都是巴特的热爱者。

1924年，巴特和母亲移居巴黎，只是在假期回巴永讷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巴特的母亲亨利特·毕格尔(Henriette Binger)，因为贫困，也因为一些无法说清的原因，不顾其中产阶级出身，学会了一门手艺，即书籍装订，挣得一些钱供巴特读书和生活。这段经历使巴特记忆犹新，他称他的家庭是“一个完全潦倒的资产阶级家庭”，尽管想维持以前的生活水平，但仍然不断意识到他们在物质上的败落。每学期开课前，巴特都感到一次小小的财政危机：没合适的衣服，没钱买学习用具，没钱买课本，对此，他回忆道，他“所参予的是资产阶级的生存艺术，这门艺术永不变质地生存在每次钱的危机中心。他的家庭经历，不是苦难，而是拮据，也即是说，交往的恐惧、度假问题、鞋子问题、课本问题，甚至饭食问题。这种能忍受的匮乏(如拮据总是这种匮乏一样)可解释自由补偿的哲学、快乐多元决定论的哲学、闲适(它是拮据恰如其分的反义词)哲学，他的成因无疑是钱而非性”。<sup>①</sup>巴特将这段早期的拮据解释为他的哲学起源，正是这段日子埋下了他日后的享乐主义种子。

1934年，巴特中学毕业。考巴黎高师是当时有志青年的

---

<sup>①</sup> Roland Barthes: *Roland Barthes by Roland Barthes*. Hill and Wang, 1987, p. 45.

梦想，巴特也不例外。然而，他的左肺出了问题，患上了肺结核，被送到比利牛斯山区治疗。不久，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年，巴特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学攻读法语和古典文学学位，并帮助建立一个古典戏剧团体，并且同这个团体一道去希腊旅行。1937年夏天，巴特去匈牙利讲过课。这期间，由于肺病，巴特免除了兵役，在二战的头两年里，他先在比亚济茨后在巴黎公立中学教文学。然而，1941年10月，其肺病再次复发，他不得不放弃在国立学校教书的资格考试。两年后，左肺在巴黎逐渐康复，而右肺又出了问题。这样，他只得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的疗养院里，最后呆在内森(Leysin)。在此期间，他一度打算做个精神病医生，为此，还准备了几个月的医学预备学习。直到二战结束后的一两年时间里，巴特才完全摆脱了肺病的纠缠。

这两次肺病对巴特影响很大。在疗养院里，他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并深深地喜爱上了米什莱和纪德，他读完了米什莱的全部著作。而且，正是在疗养院里，巴特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他写过两篇文章，《论纪德和他的日记》以及论加缪的《局外人》的短文，后者正是《写作的零度》的最初雏形。在那时，“肺病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几乎要说，它就是被举荐的”。<sup>①</sup>对巴特而言，肺病的生活方式，有点像托马斯·曼《魔山》中的汉斯·卡斯托普的生活，患肺病的巴特常常严肃地考虑在疗养院度过一生的可能性。在疗养院里，巴特遵循严格的作息时

---

① *The Grain of the Voice, Interview, 1962 ~ 1980*, p. 259.

间表,将生活弄得井井有条。他在疗养院的几年并没有感到远离世界的苦恼,他的内向气质使他沉浸在书本中,疗养院的集体生活经验还增强了友谊,并使他和他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这五六年的经历,多年后,巴特在提起疗养院的生活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有着奇怪的感觉,我比我实际上总是年轻五六岁。”<sup>①</sup>疗养院时光使巴特感觉到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

肺病使巴特免除了兵役,且避开了战争,受战争的影响不大。据苏珊·桑塔格声称,她没有在巴特的著述里发现“战争”一词,这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他们一般都对那段耻辱的历史难以释怀。以萨特为首的法国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介入倾向,这在1968年学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反,巴特正是在战后才逐步发展他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情趣的。也许,战争并没有给巴特留下什么阴影,一个在战乱时代还沉浸在历史著述(米什莱)和美文(纪德)中的人,不是一个天生的局外人吗?正是在战后,也是在萨特的影响下,巴特开始转向现代文学,并阅读了马克思的部分著作。1947年,巴特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学短论,这些短论明显地和萨特有关,它既受萨特的影响,也针对着萨特,这些短文后来就组成了《写作的零度》。

巴特康复后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40年代末期,他先在图书馆作助手,后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书,最后又去埃及的亚

① *The Grain of the Voice*, p. 260.

历山大大学教书。在亚历山大他碰上了符号学家 A. J. 格雷马斯，后者向他介绍了语言学知识，巴特此时开始熟悉索绪尔的著作。与此同时，巴特还继续为国内的《战斗报》等左翼报刊写稿。不久，巴特回国，在教育部的外事机构任职。1953 年，巴特的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问世，这部著作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给巴特带来了一些国内的名声。这部著作明显地对萨特表现出一种抵制情绪，它针对着萨特的《何谓文学》唱了一些反调，在战后介入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流中，巴特却露出了形式主义的尾巴。据说，在该书出版的前夜，巴特在巴黎街头散步，他预感到这部著作将产生的效果。然而，第二年出版的《米什莱自述》则反响平平。若干年后，巴特功成名就之际不无抱怨地说，《米什莱自述》是他非常喜爱的一部书，但无人喝彩，而《写作的零度》却长时间地被引用，谈论，尽管他早已对它失去兴趣了。

事实上，直到《神话学》问世，巴特才逐渐在巴黎知识界被人瞩目，这本书收集了巴特在 50 年代中期写的大量社会神话随笔——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神话学》有明显的揭露功能，它旨在剥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粉饰性外套。这种去蔽方式影响甚广，它或许是巴特遗留给后世的几件最重要遗产之一，而且，神话作为一个巴特意义上的用语，被广泛流传着。1960 年，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谋得了一个职位，直到他去世。

有了固定的工作后，巴特开始潜心地写作了。整个 60 年代，都是巴特声名鹊起的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盛期的到来，



巴特在巴黎知识界也如日中天，他成为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中的领导。1963年，巴特发表了第四部著作《论拉辛》，这部用新的方式重新研读拉辛的著作引发了一场可载入史册的论战。索邦大学教授雷蒙·皮卡尔发文《新批评还是新骗术》，激烈攻击巴特及其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皮卡尔使用了一些“与死刑有关的词汇”，他要“伤害”、“刺穿”、“进攻”、“杀死”新批评，或将它推上断头台；他指责巴特等所作的批评是极端危险的。巴特写了《批评与真理》对皮卡尔气急败坏的指责作了平静的然而也是有力的回应。这场争论很快演变为一场“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传记历史批评和新批评”的争论，结果，这场争论以巴特的雄辩理性获胜而告终；同时，也促使了新批评的进步和发展，为法国批评界日后的冒险扫清了障碍，并将批评界的保守主义埋进了历史的尘土中。

几乎是与此同时，巴特还发表了另外两部著作，《符号学原理》和《批评文集》。前者对符号学作了全面的理论总结，全书充斥着索绪尔的身影；后者则在鼓励当时的先锋派：罗布-格里耶和布莱希特，为他们作了有力的辩护。同时在书中还涉及了极多的话题：结构主义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元语言问题，作者和作家问题以及文学现状问题等，它汇集了巴特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对当代写作的诸种思考。此时，巴特的结构主义范型已大致确定，早期的神话学分析已被语言学模式取代了。正因为倡导结构主义，且对它进行了杰出的运用和解释，巴特被冠以结构主义巨头之名，他和另外几个人有力地将这个运动推到了巅峰，他们分享了结构主义在各个学科的领导位置：列